

血煙劫

柳殘陽

台灣

中

8
9

血債血還

血 烟 劫

台灣 柳殘陽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一月·北京

第二十四章 铁胆柔情

两天两夜的时间，几乎是没休息的赶着路，从“干溪铺”到“麟游”迢遥数百里，以短短的两日夜的限制来赶完这段路程，可以说是太疲劳、也太艰辛了，然而，君惟明和金薇终于在预定的到达时间里来至“麟游”之外，现在，正是晚霞满天，秋风萧瑟的黄昏……

他们没有进城，只在离城门口最近的一个村子上草草打尖，顺便把精疲力尽的两匹坐骑，寄在他们打过尖的那家野店里，然后他们匆匆走了出来。

为了不引起对方耳目，更为了要使敌人陷入迷离眩惑的圈套，君惟明和金薇已换下了他们惯穿的衣裳，各自改着了一袭灰黯颜色的行头，君惟明是黑衫，金薇则是玄色衣裙，二人头上，全用同色的头巾扎妥……

他们徐步朝“麟游”行去，“麟游”在陕境之内是一个大城镇，市街繁荣，行旅拥挤，茶楼酒肆林立，尤其一到晚上，只见万家灯火，明灭不定，街道上的行人更是磨肩擦踵，熙来攘往不绝，好一番太平盛世的风光，在这里，“铁卫府”所经营的买卖生意极多，大大小小各行各业算起来就有十七家之众！

金薇的俏丽面容上，露出一抹不可掩饰的倦怠之色，这两日夜来的奔波，已给她的脸蛋印上了浅浅的苍白，看上去，她是真有些累了，那是一种美丽的娇慵与诱惑的倦怠，纵然

在这种时候，也十分迷人！

映着黯淡的暮色，沉沉的余光，金薇的面庞便笼罩在这似幻如梦的烟蔼里，显得很迷蒙，也很幽渺，看不清她的表情，只能瞧见她脸孔的轮廓，而这轮廓相当美，那是一种朦朦胧胧的美，像是目光下赏湖光，薄雾里观山色那样的美，望着她，会令人突然有一股颤栗慕的仰慕和温切的攀附感觉。

而她双目闪眨如星，衬着她微撇的唇角所勾出那一抹狡黠而深沉的冰凉笑意，她的韵态就宛如一个美丽又阴毒的女巫……

侧首默默凝视着金薇，君惟明也隐隐有了这么一种感受，他细细品尝着，轻轻体验着……金薇忽然惊觉了君惟明对自己的凝视，略带讶异的反盯向他，有着三分衷心的喜悦与七分不自己的欣慰，她悄声道：“好看吗，我？”想不到金薇会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来，君惟明不由立即醒悟了自己的失态，他连忙尴尬的一笑，道：“好，好，美极了……”金薇脚步慢了下来，低细的道：“我以为你从来不会发现我还长得不错呢……这么久的时间，你甚至没有正正式式的看我一眼……”君惟明搓搓手，讪讪的道：“那里话，只是我看你的时候你未曾察觉罢了，老实说，金薇，你确实美……”有些激动又有些自嘲，金薇带着丝丝怨恨的语气道：“名慑天下的‘魔尊’，除了他的费湘湘之外眼里竟还看得起别的女子容颜，赞一声秀丽，这真令人受宠若惊了……”君惟明窘迫的一笑，道：“金薇，你又何必挖苦我？”金薇感喂了一声，道：“我岂敢挖苦你？我只是觉得荣幸和满足罢了，终于，在你眼里，在你口中，我也看到、也听到你对我的赞赏了，我素来自负容貌，但在你面前却竟毫无影响力量，好似你把我看成和一块顽石、一

根朽木那样的枯燥无味一般，我常常自己问，我真是如此不值一顾吗？还是你君大公子眼高于顶？或者，你已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呢？”

蓦地心头一颤，君惟明听出金薇话中有话，意中有意来了，老天，她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竟全带着些酸溜溜、悲楚楚怨涩涩的味儿；女人，在什么情况之下才会有这种味儿呢？，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当她对你产生情愫而你又懵然不觉时候！

感到有些不妙了，君惟明忙道：“美女如花，除非是白痴，又有谁不愿多看两眼？金薇，我对你外在的姣美与内涵的德行，已经不知暗里赞誉过多少遍了，我又不是楞头青，似你这般如玉佳人，我怎会视做顽石朽木，具是说笑了……我与常人唯一不同之处，便是将自己欣赏的事物存在心中，而不挂在嘴边，再怎么完美的感触，说多了，赞多了，也会变俗的，你认为么？”金薇无可奈何的一笑，道：“你的嘴舌，真利……”群惟明低声道：“是你逼得我磨快了！”又“噗嗤”笑了，金薇愉快的道：“君公子，很多日子来，没有看你如此风趣过了……说正格的，你是我生平所见最有男性魅力的一个，我真不知道费湘湘怎忍得，又怎舍得得罪了你，出卖了你？”君惟明苦笑一声，道：“你谬奖了，我并不象你所想的那么高明，否则，我也不会落得今天的下场……”金薇坚决的摇摇头，道：“不然，你正是我方才所讲的那样，费湘湘如此待你，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懦弱，另一个是下贱！”君惟明斗然一震，喃喃自语：“好个一针见血……我自己不是也这样想过吗？”金薇又道：“费湘湘这种人，我看不起她！爱一个人就不该懦弱，遭到什么困难便应毫不隐瞒的对所爱之人坦陈直

述，求取对方谅解之后再共谋对策，若是本性下贱，那就更不值得怜惜了……”君惟明长长吸了口气，连忙转开话题，他涩哑的道：“先不谈这些，金薇，让我们谈谈你——”金薇怔了怔，道：“谈我？我又有什么好谈的？”君惟明低咳了一声，道：“你不愿告诉我你的心上人是那一位幸运儿郎么？”金薇咯咯笑了，道：“我的心上人？老天，我那有什么心上人呀？君公子，你这是反过来在挖苦我了！”君惟明不信的摇摇头，道：“凭你这种国色天香、如花似玉的绝代佳人，会没有个如意郎君？笑话笑话，只怕求亲提媒的人把你金家的门槛都踏穿了吧？”金薇率直的微微颌首道：“这却不假，但是，这只是说是求亲的人多，并不能算我有了心上人，有人铭心，则此人必须我所悦，到如今很遗憾的却还没有这一位！”君惟明耸耸肩，道：“可惜……”金薇诧异的道：“为什么可惜？”君惟明吃吃一笑，道：“身为昂藏男儿之一员，吾辈中间无一人能获美人青睐，你说，这还不叫可惜么？”金薇沉默了片刻，幽幽的道：“我一直都在期望我心里早已塑造了一个男人的影子，但是得来的却是完全不相似的，好不容易，我等到了，那人心目中又并不容我，他根本就就不把我认作对象，可能，他压根连想也没往这上面想……在他面前，我是如此渺小，如此卑微，又如此怯缩，完全不象平时的我了……”

照寻常的交谈习例来说，君惟明这时就该追问金薇她等到的那个人是谁？——而金薇也正期盼着君惟明有此一问——但，君惟明却打了“马虎眼”，话题一溜，立即转了方向：“快进城了，金薇，‘麟游’的夜景是相当热闹的……”金薇气得恨恨一跺脚，几乎委曲到落下泪来，她强忍着心头的凄楚与羞辱，强颜说道：“可不是”

金薇的情态，君惟明全已看在眼里，他不觉暗暗心惊，老天，金薇口中所说的那人莫不成真是指的自己？设若这样，又该如何是好？他舔舔嘴唇，忙道：“在‘麟游’我们有十七家大小买卖，各业俱备，生意鼎盛，每月为‘铁卫府’进帐不少，而‘麟游’市面繁华，声色犬马，五花八门，在这里，生活上的享受是够了……”顿了顿，他又道：“不知道‘大飞帮’那一个人在此处管理这里的事务，料想也一定不会是个泛泛之辈，方青谷的消息来源自嫌不够，有很多事，他往往只能得知一个大体，细节上就不详尽了……”暂时抛开头的幽怨与气愤，金薇的语音显得有些哽塞：“其实……也不能怪方壮士，在敌骑遍布，声势浩大的艰困情形之下，他只凭着那么几个人，那么一点根基，便能得悉如许秘密，也真是不容易了！你没忘记吧？这两天来，我们一路上就避过了好多拨对对探马骑队？”君惟明点点头，温和的道：“当然，我也明白他的苦处……对了，你为准备的那两柄匕首，你用起来还趁手么？”金薇吸了口长气，尽量使心情平静，她比方才自然得多的道：“还好，不太蹩扭……”拍了拍长衫隐藏着的“天禅杖”君惟明笑道：“没关系，我的宝贝会挥坚而攻！”

现在，他们已行进城里，沿着一条正对城门的大街徜徉向前，这条大街繁华极了，店铺比邻，茶楼酒肆接连，灯火辉煌，人声喧嚣，加上行人们的来来往往，摊贩们的叫卖吆喝，简直就象开了夜集啦……

金薇轻轻的道：“我们先朝那个地方下手？”君惟明胸有成竹的道：“我挑选了三家，这条街边正中的那栋大楼你看见了？是我们开设的一家绸缎庄……”金薇仔细瞧去，在大街的傍边——位置是这条街的一半左右——果然耸立着一栋气

派非凡、豪华恢宏的楼房，楼下面门甚大，五光十色的绫罗绸缎一匹匹、一滚滚的排列在货架之间，琳郎满目，美不胜收。

漆油亮的长条柜台之后，站立着一个白面圆脸、蓄着八胡的中年人物，他正背负双手，好整以闲的注视着店中一些伙计们在忙着团团乱转的迎送顾客，取拿布匹……瞧了瞧店外横匾上的五个赫赫金字：“通泰绸缎庄”，金薇道：“叫‘通泰’？”君惟明点点头，道：“这是第一个挨刀之处，第三个，就是转过大街到另一体横路上的‘富贵客栈’，第三个，则是昔日留给掌理本城基业的主持者所居之处，那地方叫‘胜轩舍’，我想如今‘大飞帮’派来接替的主持人也一定就住在那里……”叹了口气，君惟道：

“老实说，拿自己开设的买卖下手，心中真不是滋味，虽说里面已经人事全非，但地方也还总是那个地方，资金也仍是我的资金，甚至东主亦是我这个东主啊……”金薇安慰的道：“这些基业，君公子，早晚也会归属你，只是时间的问题罢了……”君惟明淡淡的一笑，语声突然冷利如刀：“还有生命和鲜血揉合的问题……”。

第二十五章 煞威初现

金薇心胸间感到一紧，生涩的道：“我可以想象这种情形，如今来说，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是吗？”君惟明一拂衫袖，深沉的道：“天下任何有关权利与利益的争夺，不论是非双方，俱皆免不了流血，自古以来，情势便是如此了……”

一边说着话，君惟明已将头巾的下摆围绕过口鼻，把半张面孔完全遮住，同时，金薇也会意的照样做了。

为了避免引人注意，他们两个把头低了下来，君惟明压着嗓子道：“进了店门之后，记住你不要开口！”金薇点点头，道：“我明白……”

于是，他们就这么低着头，匆匆行向“通泰绸缎庄”，生意鼎盛又气派恢宏的店面之内！

一个身着纺绸长衫的店伙计满面堆笑的迎了上来，呵腰肃手，道：“二位老客里头请，什么样的绫罗绸缎、南织北纺，本店全有得卖，花色多，布料新……”

这个迎上来的店伙，面孔是陌生的，显然不是以前的旧人了，君惟明连正眼也不向他瞧上一下，转身便向柜台行去。

就在那店伙一怔之下，君惟明已到了柜台之前，站在柜台后头的那位白面圆脸、蓄着八字胡的仁兄，却没有这个伙计那般的和蔼平易了，他完全不似个生意人的嘴脸，一见有人贴近柜台，已不由双眉一皱，大刺刺的叱道：“你要干什么？”

买东西到那边去，这里乃柜台重地，事关银钱，不是缴货金的不准靠近！”

君惟明冷森森的瞪着他，沉声道：“我不是来买布匹的。”猛然发现君惟明是蒙着半边脸庞的，那白面汉子立时警觉，他微退半步，全神戒备，边厉声道：“朋友，你是那个码头，那座山的？你可知道这里是什么所在？‘大飞帮’出头撑腰的买卖，岂也容得宵小前来撒野？”

这时，店中已经有人察觉了这边的争执，一些顾客已在纷纷回避，另外，有三四名店伙亦迅速从后面围了上来！

露在灰色面巾外的双眸瞬放煞光，那两道光芒隐含青白，闪亮如刃，白面仁兄与君惟明的眼神相触。禁不住全身蓦一机伶，肌肤上也顿时起了鸡皮疙瘩，他震得又退一走，惊惶的叫道：“你……你想干什么？你是谁？”君惟明阴沉沉的笑，道：“不要怕，朋友，更不用拿你‘大飞帮’的名头压我，在我来说，‘大飞帮’只是一群畜生与禽兽的给合，根本没有一点人味，此外，我要问你，你们‘大飞帮’不是一向在滇北横行的么？怎的却又爬到了这里，更开起这间绸缎庄来？告诉我，你们如何开起来的？”望着对方那惊恐疑惑又加上气愤不平的表情，君惟明又冷冷的道：“告诉我呀，你们是如何得到这家绸缎庄的？抢的？偷的？侵夺的？与人合谋窃占的？嗯？”那两撇八字胡却在哆嗦了，白面仁兄双目攸瞪，翻下脸来大吼：“来人哪，把这个市井无赖给我拿下！”。吆喝一声，早已围持在君惟明身后的三名伙计立时一涌而上，猛然向他扑将过来！

君惟明连头也不回，右腿猝翻——象是一抹黑影扫掠——那三个扑上来的店伙已齐齐杀猪似的哀嚎起来，在同一

声骨骼的暴折声里，三个人完全倒仰出去，六条腿俱是骨碎胫断！

没有人看清君惟明的右一个动作，那白面汉子已狂叫一声，满脸鲜血四溅的翻撞出去，一头栽进了后面的货架之下！

于是，在这一刹间，整个店里已陷入一片混乱，惊呼惨叫与怒叱厉吼之声合成一团，人们争相奔逃，推挤踩踏，场面顿时不可收拾！

方才还是一脸陷笑，形态奉承恭谦的店伙们，现在已斗然露出了另一付狰狞面目，个个手抄凶器，自四面八方朝君惟明冲了过来！

连眼皮子也不撩一下，君惟明的身形快得有如一道闪电——忽东忽西，忽上忽下，那么轻描淡写，不可捉摸的纵横飞掠，而就在他身形的移动中，一条条的人影已打着旋转弹震向空，一个个牯牛似的躯体象滚地葫芦也似的团团翻摔，惨号连连，血喷如泉！

货架子上“哗啦啦”倾倒，五颜六色的绸布展扯飘飞，竹尺与算盘也抛空落地，再加上人体的掷掷滚撞击，老天，好不凄厉！

金薇也适时而动，她身手如风，闪挪矫健，掌劈脚踢，有如一头狡豹，一支隼鹰，凌强悍野无比，瞬息间，已有六七名敌人在她的攻杀下毙横就地！

一拍手，君惟明左脚攸弹，将一名惶惶躲避的大汉直踢飞半空，“蓬”的一声响撞到屋板之上脑袋稀烂，红白立溅！

君惟明掠出门外，沉声道：“走了！”

金薇临到转身之际，脚尖将地下一柄鬼头刀滴溜溜的挑

起，蓦然凌空踢送，寒光暴闪下，一个正往楼梯上奔逃的汉子已被飞射而去的这柄鬼头刀穿了个透心凉，颤抖的哀嚎着骨碌碌自横梯板上滚落！

两人冲出门外，大街上远远围绕着观看热闹的一些闲人们，顿时如见凶神一般惊喊着纷纷逃散，君惟明冷冷的道：“跟上我！”

“我”字还在空气中跳跃，他已古怪的斜身拔空，人在空中双臂猛探，“呼”的一声已飞掠出十余丈之外！

暗中吃了一惊，这还是金薇第一次正式看见君惟明施展轻身之术，这一施展，却竟高强至此，而看情形，他显然犹未尽全力！

迅速腾跃急奔，金薇堪堪跟上，君惟明在前面一言不发，然长掠如流星横空，二人相差一肩，就那么有如电闪鸿射的，来到了他们的第二个目的地——“富贵客栈！”

这也是一家屋宇深沉，外貌雄伟的巨大建筑，一看那等气派，便果然不愧它的店名：既“富”又“贵”，在它客栈门外高挑着的斗大红色灯笼照耀下，可以看见正有几个店小二打扮的人物在石阶下闲聊打趣——显然，他们尚不知道前街上发生的血战！

君惟明一声不吭，攸闪上前，那几个店小二甚至尚未看清他的身影，一共四个人已经分成四个不同的方向暴摔出去，他们口中喷出的猩红鲜血，与那盏高挑的大红灯笼赤朦朦的光辉相映，便越发显得灿而怪异了……斜掠进门，一个帐房先生打扮的瘦削汉子正好一头撞出，他眼睛一花，甫始喝得一声：“是谁！”

下面的字句却永远也无法再行出口了！他那一颗瘦令令

的脑袋，已在君惟明掌沿猝翻之下抛出两丈之外，在地下滚得象个绣球！这是一间布置得十分华贵高雅的前厅，接连前厅的乃是一条甬道甬道后有回廊，有精舍，有庭园，有假山花榭，这些情形是君惟明所知道的，昔日他曾数度住宿于此，现在，他正穿过甬道，来至那条设有朱漆雕花栏杆的雅致回廊上。

两名店小二正自回廊的那一头匆匆行来，他们一下子看见了正以雷霆万钧之势扑来的君惟明，俱不由猛然一呆，两个全惊吓得楞在当地！

就在他要施辣手的那一刹间，君惟明忽然认出其中一个乃是他以前的旧部，心念一转，他的双掌就全撞向旁边那个不认识的仁兄身上！

挨掌的一个就象突然失去了重量，身体被一下震出了回廊之外，在空中翻滚着直摔到三丈多远，才重重的跌到一座假山后头！

剩下的这一位，连尿也吓出来了，他混身急剧的抖索着，面色灰败，双眼翻白，就差一口气闭了回去……

君惟明冷酷的，道：“你叫陈和？”阵阵的哆嗦着，这人面青唇白的哀告：“是……是……大爷……小………小的……是陈……陈和………”

劈手给了这陈和一记耳光，打得他满口喷血，一屁股坐倒地下，双手抚着脸涕哭号叫，君惟明生硬的道：“你敢出一点声我就活剥了你！”

猛然将到口的呼号硬咽了回去，陈和全身抽搐，涕泪横流，他连嘴角的血迹也不敢擦，只会一个劲的发抖。

“是……是……”君惟明冷然道：“谁是这里的头儿？他

住在那里？”抽了口气，陈和哽塞着结结巴巴的道：“是……是‘大飞帮’……派来的一个……一个姓宋的……就……住在后……面东……东厢房……里……”

君惟明哼了哼，回头向早已跟进来默立一侧的金薇使了个眼色，他自己急掠而去，金薇随后追上，但是，却在经过这陈和的身边时飞戮一指点中他的死穴！

陈和蓦地身子一挺，当他还没有意识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时，他已再也不能产生意识了，就那么凸瞪着一双惊恐又迷惘的眼珠子，缓缓倾倒地下！

急速来到君惟明身边，金薇低细的问：“君公子，他既是你的旧部，你什么还要杀他？”君惟明淡漠的道：“变节背义，厚颜事敌，还不该杀么？”金薇轻轻的道：“说不定他也是被迫——”冷冷一笑，君惟明道：“你没看见方才他那种贪生畏死，毫无一点骨气的窝囊样子？就象这种样子，迫不迫他全没有关系，因为，他会跟着新主子走，而不管这新主子是如何当上了他的主子！”

金薇默然了，这时，他们已穿过回廊，来到一个小园子里，园子那边，在林木掩映下，嗯，果然有一幢看上去十分精致清雅的房舍。

向那幢房子看了一眼，君惟明道：“金薇，你在这里替我掠阵，有人进来便杀，不要理会他是为什么闯进来！”金薇点点头，小声道：“好！你也留神些……”君惟明挥挥手，一闪而出，就在他一闪而下，人已来到那幢精舍门前，他毫不掩隐形迹，举起手来重重敲门。

刚刚敲了三下，门里，一个女子娇妖声音，嗲声嗲气的传出来“是谁呀？”君惟明低沉的回道：“我！”里面又发出一

阵咯咯浪笑，那女子道：“唷，好大的架子，‘我’？‘我是谁呀’？就连个名姓也不肯通报…”君惟明重重一哼，冷严的道：“快开门！”

那女子一边笑着来到门后，接着是拨开门栓的轻微声响，于是，那扇红漆桃木门儿已呀然启开，面前，露出一张和她那声音一样妖娆冶荡的女人面庞来。

似乎有些意外的打量着君惟明，那女人讶然道：“咦？你是谁？怎么还蒙着面？可是找宋大爷的吗？”君惟明暴然的，道：“你是姓宋的什么人？情妇？姘头还是老婆？”那女人立刻一脸的羞恼表情，她不高兴的嚷道：“喂，你这人讲话怎么是这种讲法？一点规矩也没有，什么情妇、姘头？难听死了，你把姑奶奶我看成了什么样的货色啦？”里间，传出个粗浊的嗓音，道：“小桂花，外头是什么人？你又在大呼小叫些什么？”君惟明木然回应：“外头是你老爹，姓宋的，你还不赶快出来叩见？”里间那人似是一愣，一愣之下，随即暴跳如雷：“他妈的！是那个混账王八蛋在逗你家宋大爷的开心？大爷这就出来，掂掂你的份量！”君惟明冷冰冰的一笑道：“欢迎之至，只怕你没这个胆！”不管里面那人的暴吼怒骂，君惟明又向站在面前目瞪口呆的小桂花道：“姓宋的一定在里面穿衣裳，你看样子也不是什么正经路数，在我宰杀那姓宋的之前，你是要跟着一块陪葬呢，还是要自行逃命？”蓦然一哆嗦，这小桂花已经看出事情不妙来了，她那里还敢再逗留下去？也不管钗横发乱，衣裳不整，撇开步便一头奔了出去！

这时——里间的帘幕猛掀，一个于腮满面、高头大马的魁梧汉子已疯虎似的冲了出来，同样的，他也是结发散乱，衣衫不整！

离着君惟明远还有五步，那彪形大汉不由攸而止步，他气咻咻的喘着，两眼瞪得宛如铜铃，暴辣辣的吼道：“你，你是谁？”君惟明轻轻松松的，道：“方才我已说过了，你还不喊爹么？”那巨汉大吼一声，咆哮道：“你他妈的皮，寻乐子寻到我宋大元头上来了！我看你是吃错了药，叫浆糊糊住心窍啦……”君惟明冷冷的，道：“你是‘大飞帮’的人物？”宋大元怒哼一声，傲凌凌的道：“大飞帮‘五雷堂’，‘震天雷’宋大元就是老子！”君惟明沉沉的道：“你可知道我是何人么？”宋大元“呸”了一声，“你是何人？你他妈的皮又会是何人？任你是皇上的小舅子，也啃不了宋大爷半根鸟毛？”

君惟明吃吃一笑，道：“在这‘麟游城’里，你算是所有基业的主脑了？”宋大元浓眉一扬，吼道：“是不是还得向你禀报？你算什么东西？”靠在门框上，君惟明淡淡的道：“我不算什么东西，可是，我不偷不抢，不侵夺别人的江山地盘，不以毒谋占取别人的财产基业，我很平凡，但很干净，不似你们‘大飞帮’，这样卑鄙龌龊，下流无耻！”宋大元双目怒瞪，光芒如火，狂吼道：“王八蛋，你，你竟敢骂我‘大飞帮’”君惟明眨眨眼，安静的道：“不是辱骂，是事实！”

“霍”的一声，自靴筒里拔出一柄锋利的匕首来，宋大元一步一步的逼近，他狰狞恶毒的道：“今天宋大爷不管你是谁，非剜出你的心肝五脏来不可，狗操的，我看看你满口放屁还能放到到几时！”君惟明毫不在意的一笑，道：“对了，我忽然想到一件有趣的事情——”宋大元愕然停步，他手拿匕首，惊慌的道：“什么有趣的事情？”君惟明搓搓手，道：“当你死掉以后，你这一双牛眼不知是瞪着的还是闭上的？”

暴雷似的狂吼，宋大元一个箭步冲了上来，他右手匕首

攸闪之下却笔直的戮向君惟明咽喉，同一时间，左掌斜劈对方小腹，双脚绞绞敌人足踝，一招三式，猛烈俱备！

轻轻的，只是那么轻轻的，寸分之间，却又拿捏得准确得令人掉泪——君惟明退出了半步，就在宁大元所有攻势甫始的瞬息，一溜亮光象怪蛇一样的黑影，快速得无可言喻的飞上了宋大元脖头！

那种闷吼声是凄厉而恐怖的，是一种对死亡的畏缩，对失败的迷惘，对生命的不甘，但是宋大元却仅仅只能发出半声这样的闷哼，整个庞大的身躯已凌空飞起，掠过君惟明的头顶，重重摔在七步之外的泥地上！

君惟明现在又是两手空空了，他方才所作用的“银绞练”早已收围腰际，在这根“银绞练”的运转手法上，他实在已经到达登峰造极的地步了，稳狠、奇、准，简直是匪夷所思，不敢想象……

地下，宋大元已经断了气，他就那么扒伏在那里，头顶却怪异的仰转朝上，在君惟明刚才那致命的一缠里，宋大元的头骨已被完全绞断，现在，他的面孔狰狞而可怖的向天看着，五官歪曲，脸脸紫红，那双牛眼，老天，已带着血淋淋猩赤爆出了眼眶！

君惟明吁了口气，喃喃的道：“‘震天雷’……‘震天雷’……就是如此个‘震天’法？”

摇摇头，他徐步朝金薇那边步去，从他出手到完毕，前后也不过才只有人们眨眨眼睛的时间，而就在这短促的时间里，他已经把一件别人或者认为十分棘手的事情，妥善办完。

一侧的阴暗处，金薇捷如狸猫般窜了上来，她怔怔的看